

# 李霁野文集

补遗

【上卷】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Liji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李霁野文集

补遗

【上卷】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锡荣

副 主 编：邱作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序）：

王锡荣  王建华  王晓东  王鲁燕  乐  融

乔丽华  李  浩  吴美华  邱作健  施晓燕

秦海琦  蒋雅萍  缪君奇

特约编委：李方平  李方仲

责任编委：李  浩

封面设计：李  荣

# 说 明

2004年,李霁野诞辰百年纪念之际,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李霁野家属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编辑出版了《李霁野文集》九卷,该文集基本涵盖了李霁野一生中的各类作品。

最近几年来,李霁野家属通过各种努力,又搜集了一批比较重要的作品和译著,并进行了整理。其中,包括李霁野的自传,叙事诗《海河岸上人家》和《史湾赵平》,及译著《上古的人》、《文学与革命》、《卫国英雄故事集》、《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和《山灵湖》等。

经过协商,这些作品和译著现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学术编辑委员会编定为《李霁野文集补遗》两卷,并由上海鲁迅纪念馆资助出版。

在编辑过程中,李霁野家属对文集补遗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尽可能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书中的译名虽有与现今通行的不相同处,但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故未作统一和规范。

上海鲁迅纪念馆

2013年1月8日

# 目 录

|                    |       |
|--------------------|-------|
| 说明·····            | (1)   |
| 自传·····            | (1)   |
| 海河岸上人家(叙事诗)·····   | (10)  |
| 一 海河岸上人家·····      | (10)  |
| 二 天津解放,王大虎参军·····  | (19)  |
| 三 别了,故乡!·····      | (23)  |
| 四 王大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 (27)  |
| 五 王大娘失明·····       | (37)  |
| 六 我要看看毛主席·····     | (45)  |
| 七 朝鲜停战,王大虎省亲·····  | (49)  |
| 八 王大虎重返朝鲜前线·····   | (60)  |
| 史湾赵平(叙事诗)·····     | (64)  |
| 附记·····            | (105) |
| 略论康拉德及其主要作品·····   | (106) |
| 任国桢烈士和遗稿《黑僧》·····  | (123) |

|                         |            |       |
|-------------------------|------------|-------|
| 上古的人·····               | 房 龙 著      | (126) |
| 文学与革命·····              | (苏)特罗茨基 著  | (208) |
| 有关《战争与和平》及其作者的三篇译文····· |            | (436) |
| 《战争与和平》导言·····          | (英)艾尔默·莫德作 | (436) |
| 《战争与和平》英译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本引言  |            |       |
| ·····                   | (英)休·沃尔波尔作 | (458) |
| 托尔斯泰及其作品·····           | (英)艾尔默·莫德著 | (464) |

## 自 传

我于1904年4月6日在安徽省霍邱县叶集出世。这个小集镇南临大别山，西濒史河，在一个土地肥沃的小平原边缘。在我的祖辈时期，史河紧沿镇旁流过，几桅的大帆船来来往往不断，所以叶集是个很繁华的地方。但到我父辈时期，史河改道西移约10里，叶集就慢慢衰落下来了。可是居民不忘往日的繁荣，在我的童年还常常听到人们以“五里路长街”自豪。实际上，除中间还有几户小康的人家之外，南北两头只有一些简陋的茅舍罢了。我的家庭在当地是有近200年历史的“老户人家”，但到我记事时，已经是地无寸土、夜无存粮的破落户了。

在我8岁的时候，父亲送我到一家私塾附读。不多的书也买不起。我可是很高兴读父亲手抄的本子。父亲性情温和仁慈，从不对我厉声厉色，虽然听也不曾听到过“儿童心理学”，却很懂得爱护儿童的自尊心。但他并不是一个“老好好”，他有很强烈的正义感，偶然也发点使人震惊的脾气。

我也很敬爱我的第一个塾师董卓堂。我父亲领我去拜了孔夫子之后，塾师让我扫地，我扫完之后，他微笑对我父亲说：“这

孩子可以念念书。”我父亲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总勉力使我读书，塾师的话我想是有影响的。我读私塾时还有一件事至今未曾忘怀，就是塾师很早就让我自己阅读《三国演义》，以后我读完了能弄到手的所有古典小说。

辛亥革命后，私塾要改变了。最初有人创办蚕桑学校，似乎也种了些桑树，但是入学的人寥寥。失败了。接着创办了明强小学，我就从私塾转去学习，塾师也去作国文教师，为我们讲《孟子》。他把书逐句翻成白话，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王曰：叟！”——他高声说，“国王说，你这老头子呀！”现在他的声音容貌还历历如在眼前。

在明强小学的第一场风波，是同学们纷纷互相剪辫子。大人们有的赞成，有的非议。校舍原是火神庙，里面有些泥塑像，同学们一唱十和，把它们推倒砸碎了。一群以一个女信徒为首的群众，捣毁了学校。学生们先逃散，校长教师也闻风躲到别处，总算没有伤人。学校恢复后，对群众并未追究，以后也就相安无事了。

小学毕业后，我于1919年秋考进了公费的阜阳第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学校虽然偏远，也受到不小影响。韦素园在我之前考进三师，我去时他已离开，在准备去苏俄时，给我们寄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其中有《共产党宣言》。比我先进校一年的陈素白、比我后进校一年的李何林、韦丛芜，几个人很相机，都爱读我们自己订买的《新青年》和《少年中国》，有副刊《学灯》的《时事新报》和有副刊《觉悟》的《民国日报》。我们也将书刊借给同学们阅读，有时也张贴一些宣传品，不过我们并无组织。三师有个毕业生苏某，那时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有时寄来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品，也有人为之张贴。

1921年秋开学不久，陈素白和韦丛芜都病倒了，照例住进疗养室。我为护理他们，也移住那里，我几乎很少上课，更谈不上其他活动了。一天晚饭之后，突然钟声大作，有人找我去开会。我到后，一个刘某宣布我们盘踞疗养室，搞阴谋诡计，要把“洪水猛兽”引三师。并没有人发言响应他，我简单驳斥几句，会就结束了。会后丛芜和我声明退学，一二日即离开三师。

在三师时，我们同在武昌读书的几个小学同学合办了两期《新淮潮》，我写了最初发表的一篇短文，大意是说人要诚诚实实做人，脚踏实地作事。

三师对我最大的益处，是体育教师王益卓，坚持学生除非生病发烧，课后必须有一小时体育活动。

回家后，父亲并没有责备我，他了解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也读过点我所带回的宣传品，觉得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安心靠查字典阅读三师高年级英文课本《天方夜谭》，飞毯神灯的故事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我对之无限神往。我决心学文学，先掌握英文作为工具，我一点也没有前途茫茫的感觉。但继续读书是一个实际要解决的问题，过了春节，父亲同意我与韦丛芜到安庆去转学。

因为师范学校是公费，学生有地区的限制，转学的事成为泡影，韦丛芜的大哥办商品陈列所，商务印书馆在那里设一个售书处，我为他们义务看柜台，可以整天看书，因为没有一个顾客来打扰。韦丛芜同我为《评议报》办了一个《微光周刊》，主要攻击封建主义的旧道德，特别攻击封建婚姻制度，宣传新文化。我们亲自把周刊散发给女学生，自然要引起些议论；但落落大方的女孩子很多，想来也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我们发表了要求解除封建婚约的信，在故乡引起了震惊，但以后终于合理解决了。在

这件事情上，我十分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和女方家长是朋友，因为处理得当，两家并没有伤感情。母亲出身农民家庭，并未读过书，但是通情达理，出于爱子的慈母之心，破除封建成见，同意我解除婚约。稍后，我们又在《皖报》上办了几期《微光副刊》，我在上面发表了一些日本式的短诗。此前我写过一首五古，抒写初恋的感情，但当时没有发表，这是我最初所写的诗。

1923年春，韦素园劝我到北京读书，台静农已经在北京大学旁听了，我在北京自修英文半年，秋季转入崇实中学。这是长老会办的学校，主要教员都是外国宣教士。我们用无神论反驳宗教宣传，用中国需要革命的论点，斥责他们宣传的改良主义。因谋取生活用费和学费，我到北京后就常编译点短文换取稿酬。利用1924年的暑假，我译完了俄国安特列夫的《往星中》，小学同学张目寒送请鲁迅先生指教，我得以结识先生。1925年夏，先生建议成立未名社，印行我们6个社员的译作；在它存在的六七年时间中，一共印了20多本书和两种期刊，《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后来看《鲁迅日记》，他第二天即看《往星中》，自己借债，却筹几百元印书费，先印自己的书，不支版税，用以印青年的译著。

1928年4月，未名社被查封，一个朋友和我被捕关了50天。10月，未名社在景山东街开设门市部，李何林同王青士参加了未名社的工作。不久，何林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青士在上海龙华与柔石等一同牺牲了。

为了纪念被捕获释，我译了《不幸的一群》，由未名社印行。我在未名社工作是尽义务，1927年秋季起虽然在孔德学校教点课，欠薪是当时的常情，所以经济十分困难，又有家累，以至欠了债。我于1930年夏译完《被侮辱与损害的》，请许季弗先生转托

蔡子民先生卖给商务印书馆，真是救了我的“燃眉之急”。我译这本书时，同时还在孔德学校教点课，学校藏书不少，并多为精装本。校园花木很多，几个月里总有鲜花盛开，给我留下很愉快的印象。可惜 50 年后花木凋零，藏书也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了。

1930 年暑假中，何林和另一个朋友朱肇洛介绍我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止。我边教边学，同时还作翻译工作。我于 1934 年译完《简·爱》，经鲁迅介绍给郑振铎，作为《世界文库》的单行本印行。以后此书经过修改，重印多次。《我的家庭》却是利用一个暑假译完的，1936 年出版。1935 年秋起，我休假一年到英国，主要想去看看在国内看不到的书刊，我仅在伦敦 University College 选修两种课，在剑桥大学随朋友到课堂旁听，主要为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看英国的风光和社会。回来经过巴黎和意大利几个名城，欣赏了不少艺术珍品，可惜我当时不知道鲁迅先生为墨狄契家藏维尼斯雕像曾费了不少事，没有为他带回一张照片。

我是在卢沟桥的隆隆炮声中结婚的，婚后到天津拜望岳家，第二天亲耳听到日寇炮轰北火车站，亲眼见到日寇纵火焚烧南开大学。我半年前已经开始翻译《战争与和平》，我就在天津住了一年，继续译书。1938 年秋，北平辅仁大学成立女生部，听说我在天津，约我去教课。我同以前一样，边教书边译书，120 万字的《战争与和平》共用 4 年半时间译完，分期寄给办事处移到九龙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在日寇进占香港时损失了。

辅仁大学有几个教授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文教委员会”，想为尚留敌占的北平的文化人谋求生活出路，不作汉奸。他们拉我加入了，我尽力想为周作人找出路，失败了。我想办《北方文

学》，维持几个译作的人的生活，也未能实现，还因此损失了鲁迅先生一年的日记。敌人的防范是很严密的，我曾受到几个被捕过的人警告。几个与“文教委员会”有关的人陆续被捕，我于1943年1月5日只身逃出敌陷区。

在界首听说故乡再度沦陷，我只好去洛阳，在那里滞留了50天，过了一段地狱似的生活。从这时起，我将感触随手写成绝句，这习惯一直继续到现在。我从洛阳去重庆，一首绝句概括这一段的生活感受：既伤国破群奸误，复叹家亡音信无。入蜀道难惊绝巘，妖氛窒息放狂呼。

到重庆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寄居在一个同乡家里，找到些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翻译，以后结集为《卫国英雄故事集》。不久我到复旦大学教书，仍业余翻译，译成《四季随笔》，分期在一个刊物上发表。这个学校当时有一些乌烟瘴气，而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有老朋友和旧学生任教，1944年3月，我就到白沙去了。在这里生活十分愉快，工作也很顺利，业余译成《虎皮武士》和《杰基尔大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我还随时写些诗，主要为绝句，附在信内寄给妻看看。此外也写点无题诗。《鲁拜集》实际是绝句体，为练习艺术，我用五七言绝句试译出，只有少数人看过，后来在十年浩劫中连同一些其他的诗损失了。没想到老友肇洛把译稿抄了一份，他的夫人刘淑萱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送给我了，我很欣感。我在女师院作过6次课外讲演，后来集印为《给少男少女》。女师院掀起反国民党风潮，被解散。抗日战争已结束，我急于回故乡同妻稚团聚。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入川时尝味过，出川很不愿再度品尝了。而偏偏有学生愿让出川陕公路汽车票，只好硬着头皮“上青天”了。

路上十分艰苦，有诗为证：敝车度峻岭，颠簸脊骨摧。妖姬

与巨贾，飞去又飞回。

但是在丢失的多首《记游诗》中，我还记得一二，是描写愉快经验的：欲闻虎啸复登临，伫立芳丛近水滨。黄萼蔷薇共攀折，清泉奔放六龙吟。

1946年5月，我回到故乡，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老问题还是不容易找到工作，我计划在故乡陪父亲生活一二年，只写作译书。9月却接到许季萋先生的信和电报，约我到台湾省编译馆当编纂，编译西洋文学名著。我途经上海，谒了鲁迅先生墓，坐船于10月到达台北。在编译馆印行了《四季随笔》和妻译的《鸟与兽》。“二二八”起义后，编译馆被解散了，我转到台湾大学外文系教书，业余译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

这时，我已经四十开外的人了，最觉得遗憾的是多年为生活劳累，又经过8年战争，一直未能踏踏实实地多读点书。在光复前，台湾大学外文系只有一个日本教授，一两个学生，但所藏西洋文学书却比国内任何大学都丰富。我本想安下心来，系统地多读点书，但是事与愿违，要逮捕我的传闻又迫使我深夜携家逃亡。经香港于1949年五一节前夕到达天津，我的第二故乡。

1949年9月，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一直到1982年离休。除教书并搞行政工作外，兼职较多，有不少社会政治活动，译著的时间就有限了。初期译了《难忘的一九一九》、《山灵湖》，印行了《海河集》、《回忆鲁迅先生》（后改名《纪念鲁迅先生》重印）。1952年参加赴朝慰问团，195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前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7年参加文化代表团访问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写了《意大利访问记》。

几十年中，我有每天散步的习惯。仅1979年9月因气管炎第一次住了一个月病院。虽然1960年就发现了冠心病，按我的

年龄说身体还算健康。瞻望 80 年代,我估计还可以作几件事,为四化尽点微力。我因此编辑《未名小集》,主要为纪念鲁迅先生。收入《小集》的有我写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陈安湖的《鲁迅论稿》,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韦素园译的《外套》,已经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愿意参加《未名小集》工作的同志已有不少,已拟定一些要译的书目,这是我很感快慰的。但以后发现很难与该出版社合作,《未名小集》的编辑工作只好中断了。《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行。

1980 年 11 月,我因感冒服药后胃微出血,住院 20 天。检查结果并未发现什么大病。但我考虑到,终于年近八旬,精力有限,想摆脱一些事情,将几十年的译著加以校订、增写,能重印的重新印行。因此我向南开大学提请退休,同时适当辞去一些社会职务。南开大学原则上同意,但一时无适当人可以接手,所以我也不能完全解脱。南开大学充分照顾我的时间,我得以校订《简·爱》,并写了一篇新的长序,校改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并让方仲用原文加以校改,写了一篇序。二书已陆续出版。

1981 年起,我校完了《四季随笔》,写了一篇新序,此书已经出版。校完了《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也写了一篇新序。

1981 年至 1982 年我利用开会和旅行闲暇时间修改了《给少男少女》,加一新序,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50 年前,我曾译过几十首英国抒情诗,校改后又译了 100 多首,结集为《妙意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此外,我还写了一些骈诗与散文。为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我写了 20 多篇文章,拟与其他纪念文字结为一集印行。格律诗《乡愁与国瑞》已由重庆出版社印行了。

1982年10月，我去杭州参加鲁迅学术研究会，以后又去福州、泉州、厦门，归来稍觉旅途疲劳，冠心病轻微发作，我第3次住医院。大夫劝我休息一段，我为恢复工作能力，严格遵守医生嘱咐。

1984年4月是我80生辰，又是我文学活动60年，天津市文联和作协为我举行了纪念座谈会。我在答谢词中写了这样一首绝句：莫笑吾老无大用，私心犹梦游苍穹。力添祖国河山美，欲上青空挂彩虹。

这时我也得到通知，让我选编自己的文集，这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我想了想，自己创作的作品不多，翻译的作品有些已经过时，不必再印了，只好将译著合编吧。估计一下，损失的约有四分之一，不拟重印的也约有此数，文集约可编为14卷。依靠朋友们的帮助，底本总算凑全了。现在校改编排的工作已经基本告一段落，我是否能够目睹出全，那就很难预卜了。

1985年起，我辞去一些实际职务，只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顾问、天津市文联主席、天津图书馆馆长等名誉职务。稍有闲暇，为孙儿女讲讲唐人绝句和唐宋词，前者已印行了《唐人绝句启蒙》，后者已编写成《唐宋词启蒙》，即可印行。若有余年，想编选从《诗经》到清末的中国抒情诗。仍有余力，还想选译《英国散文(essay)选》和《英国书信选集》。不过这些也许只是海市蜃楼了。

1991年8月11日

# 海河岸上人家

## 一 海河岸上人家



作者像(1958年)

在离海河不很远的岸上，  
在一个十分荒僻的地方，  
有两间破破烂烂的茅屋，  
住着一生勤苦的王大娘。

王大娘的身世叫人心伤，  
年轻轻的丈夫被打伤亡，  
心里深深恨着毒辣敌人，  
她默默把惨死的丈夫埋葬。

当不上长工，上不了工厂，  
王大娘要挣三人的口粮。  
日夜里咸泪水洗着苦脸，

她抚育着一儿一女成长。

丈夫的惨死她时刻难忘，  
复仇就是支持她的力量；  
她一心一意抚养王大虎，  
复仇就要把他锻炼刚强。

大虎的名字对他很适当：  
从小他就长得力壮身强，  
他一贯反抗无端的欺侮，  
自自然然就成了儿童队长。

不管亲友怎样说死说活，  
她不让大虎干父亲的工作，  
她认定码头是个无底陷阱，  
落进去就一辈子不能摆脱。

“要活着就凭自己的双手，  
何必向鬼子和洋奴叩头？  
大虎是活跳跳的好孩子，  
能让他们皮靴踢、皮鞭抽？

“十几年来我们辛辛苦苦，  
我们人穷，心里并不糊涂：  
我们是人，要活得像人样，  
他们把我们看得牲口不如！